

《太玄》與《易》的「殊塗同歸」關係

馮樹勳

摘要

揚雄（前 53-18 年）的《太玄》與《易》和西漢《易》說，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乃是學界的一項常識。然而，《太玄》與《易》呈現哪一種形態的學術關係，卻是兩漢思想研究中，極不容易清晰說明的課題。再者，《太玄》與《易》的具體關聯及證據如何，於今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本文先從學界流行的「贊易」、「擬易」和「準易」諸說，申明以往學者對《太玄》與《易》學關係描述的異同，以見出不同說法的限制所在。復別開新路，從孔子對《易》學的範式轉移，開啟「義理」《易》學之路，對比不同的《易》學子系統，以見漢代《易》在理想與現實中的範式衝突，以及《太玄》試圖以何種形式，介入卜筮《易》說與義理《易》說的爭議，並透過與《帛書·易》〈要〉篇孔子與先前《易》學「同塗殊歸」之說，對照揚雄如何及為何，發展一套與《易》相反相成的「殊塗同歸」的《太玄》系統。

由是觀之，揚雄之作《太玄》，乃深受《易》學內部範式衝突的困擾，透過別闢蹊徑的方式，試圖以新的《太玄》系統，與現存殊塗的《易》學系統，以功能相似，運作相異的方式，同歸向仁義的目標。

關鍵詞：揚雄、太玄、易、儒家、道家、殊塗同歸

2011/02/1 投稿，2011/09/5 審查通過，2011/12/20 修訂稿收件。

* 馮樹勳現職為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副教授。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g Xiong's *Taixuan*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Fung Shu-fun

Abstract

One of Yang Xiong's most important books is the *Taixuan*, which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be related to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studies on it in the Han Dynasty, but with different evidences, scholars have various opinions on the way the two books are connected. This paper first differentiates the theor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n develops a new theory based on Confuciu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aking reality into account, Yang Xiong approves Confucius's focusing on *renyi* (仁義,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rather than follows the common interpretations that strongly associate the *Book of Changes* with divination. He writes the *Taixuan*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one system centering on *renyi*.

Keywords: Yang Xiong, *Taixuan*, *Book of Changes*, Confucianism, Daoism, *shututonggui* (different roads lead to the same goal)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一、導論

揚雄（前 53-18 年）的《太玄》與《易》和西漢《易》說，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乃是學界的一項常識。然而，《太玄》與《易》呈現哪一種形態的學術關係，卻是兩漢思想研究中，極不容易清晰說明的課題。依《漢書》記載：「（揚雄）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¹而「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²是故，《太玄》自創始即肯定與《易》相關，實是不爭之論。問題是：《太玄》與《易》的具體關聯及證據，學界卻未有共識，以至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本文先從學界流行的「贊易」、「擬易」和「準易」諸說，申明以往學者對《太玄》與《易》學關係描述的異同，以見出不同說法的限制所在。復別開新路，從孔子對《易》學的範式轉移，開啟「義理」《易》學之路，對比不同的《易》學子系統，見出漢代《易》在理想與現實中的範式衝突，以及《太玄》試圖以何種形式，介入卜筮《易》說與義理《易》說的爭議，並透過與《帛書·易》〈要〉篇孔子與先前《易》學「同塗殊歸」之說，對照揚雄如何及為何，發展一套與《易》相反相成的「殊塗同歸」的《太玄》系統。

二、「擬易」說

從傳統典籍來看，古代學者描述《太玄》與《易》的關係，其用詞主要包括：「贊易」、「準易」和「擬易」等。其中「贊易」一語出現較早，晉范望（生卒年不詳）《太玄經》注云：「此玄測都序也，測準夫子贊易」。³雖然范氏不直言《太玄》「贊易」，但以為《太玄·玄測》一如孔子「贊易」，則已暗示《太玄》為「贊易」之作了。至於宋司馬光（1019-1086 年）〈讀玄〉則直指：「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角逐也」。⁴

¹ [漢] 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62 年) 卷 87 下,〈揚雄傳〉“Yang Xiong zhuan”第 57 下, 頁 3583。

² [漢] 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62 年) 卷 87 下,〈揚雄傳〉“Yang Xiong zhuan”第 57 下, 頁 3585。

³ [晉] Jin 范望 Fan Wang:《太玄經》*Taixuan jing* 卷 1, 頁 3 上, 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7 年) 第 803 冊, 頁 12。

⁴ [宋] 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太玄集注》*Taixuan jizh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

但自司馬光以後，諸儒卻甚少使用「贊易」一詞，以表述《太玄》與《易》的關係。因為，自《晉書·儒林列傳》謂：「(孔子)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⁵大抵把「贊易」一詞，繫於孔子，以後諸儒言「贊易」，大率指孔子而言，以尊重「聖人」，故較少用以指謂《太玄》與《易》的關係。

取「贊易」而代之的，有「準易」與「擬易」兩詞，此兩詞的詞義有同有異，其相同之處，則以為揚雄《太玄》之作，與《易》的學術方向與預測未來(卜筮)的功能相類似(其相異處於「準易」說一節詳作闡述)。「擬易」的說法，最早見於《晉書·王長文列傳》載：「(王長文)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⁶此處「擬易」雖是針對王長文而言，但時人既以《通玄經》「比之揚雄《太玄》」，則《太玄》固當亦屬「擬易」之作了。到了宋陳長方(1108-1148年)《唯室集》，其中〈與友人論文書〉直謂：「至於草太玄擬易，續詩、續經者，後世之議竟何如哉」。⁷當然，在陳氏以前也有學者論及《太玄》之擬「五經」，例如：吳陸績(187-219年)《述玄》引張平子說，以為揚雄「心實與《五經》擬」，⁸惟未明言「擬易」。更早以前，如東漢時天文學巨擘張衡(78-139年)，亦以為：

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⁹

然而，無論張衡或陸績，均未特指《太玄》為「擬易」之書，故陳長方實為倡此說之第一人。陳齊之長於朱熹(1130-1200年)廿餘歲，當屬「擬易」一說的先聲。惟對「擬易」一詞最有代表性說明，並為學界廣泛採用的還要算朱熹。

[Zhonghua shuju], 1998年)頁1-2。

⁵ [唐]Tang 房玄齡 Fang Xuanling:《晉書》*Jins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74年)卷91,〈儒林〉“Rulin”第61,頁2345。

⁶ [唐]Tang 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晉書》*Jinshu*卷82,〈王長文〉“Wang Changwen”第52,頁2138-2139。

⁷ [宋]Song 陳長方 Chen Changfang:〈與友人論文書〉“Yu youren lun wen shu”,《唯室集》*Wei shi ji*卷2,頁14上,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第1139冊,頁638。

⁸ [宋]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太玄集注》*Taixuan jizhu*,頁229-230。

⁹ [宋]Song 范曄 Fan Ye:《後漢書》*Hou Hans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65年)卷59,〈張衡列傳〉“Zhang Heng liezhuan”第49,頁1897。

《朱子語類》多次論及《太玄》與《易》的關係，在〈邵子之書〉中，朱子明確指出：「（邵）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玄》疑（當作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¹⁰同書論〈伏羲卦畫先天圖〉則云：

揚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卻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向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思。¹¹

前述朱子的說法，不但使「擬易」一詞，廣為後儒採用，更為「擬易」一詞作了明確的定調。朱子指「《太玄》全模放《易》」，這正是日後學者使用「擬易」一語時，常有的假設：把《太玄》視作歸屬於《易》的一項子系統來看待。我們試看，元郝經（1223-1275年）《陵川集》謂：「孔門言《易》諸儒，擬《易》、傳註、疏釋等類，以為《易》之支流餘裔」，¹²其中「《易》之支流餘裔」一語，正好表明了郝氏視《太玄》作為《易》的子系統之主張。由是，則《太玄》在諸儒心目中，失去了與《易》「並行」的資格。明張岳（1492-1552年）在〈太玄集註序〉清楚認定：

子雲之為是書，將以擬《易》也，夫《易》於天地萬物之理蹟矣，豈待別有一書與之並行，而能有所發明哉！¹³

是即張岳認為《太玄》在學術層次上，最少是低於《易》一階的，不能與《易》有「並行」的關係。正因如此，則固《易》可以視作是《太玄》的規範；甚而，《太玄》的學術品質高下，也可視《太玄》與《易》的接近程度來作出評斷。

把《太玄》視作《易》「支與流裔」的一項「優點」，正如朱子說「也可略見得《易》意思」，即把《太玄》作為《易》學的一種詮釋系統看待。支持此類觀點的學者不少，例如：南宋魏天應（生卒年不詳）《論學繩尺》：「《太玄》擬《易》，（揚雄）而論聖人參諸身，亦曰擬天地」；¹⁴而尚秉和《焦

¹⁰ [宋] Song 黎靖德 Li Jingde:《朱子語類》*Zhuzi yulei* (長沙[Changsha]: 岳麓書社[Yuelu shushe], 1997年) 卷第100,〈邵子之書〉“Shaozi zhi shu”, 頁2291。

¹¹ [宋] Song 黎靖德 Li Jingde:《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第65〈易一·綱領上之上〉“yi yi: Gangling shang zhi shang”,〈伏羲卦畫先天圖〉“Fuxi guahua xiantian tu”, 頁1448。

¹² [元] Yuan 郝經 Haojing:《陵川集》*Liangchuan ji* 卷29, 頁13下, 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1192冊, 頁317。

¹³ [明] Ming 張岳 Zhang Yue:《小山類稿》*Xiaoshan leigao* 卷11, 頁7上, 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1272冊, 頁413。

¹⁴ [宋] Song 魏天應 Wei Tianying:《論學繩尺》*Lunxue shengchi* 卷10, 頁79下,《四庫全

氏易詁》卷1則謂：「昔人知《太玄》擬《易》，故往往即《玄》首以解經」等，均是發揮《太玄》「模倣」《易》，因而產生對《易》的詮釋作用以立言。而司馬光則更把《太玄》視作理解《易》的階梯，他在《讀玄》中強調：

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眾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眾書辨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昇天而廢其階乎？」¹⁵

從前述司馬君實的言論看來，在宋代或以前已有不少學者，質疑《太玄》與《易》有所分歧。更有進者，則質疑揚雄創作《太玄》的動機是否在「贊易」？況既已有《易》，又何必再草《玄》呢？司馬光則以眾擊易舉作回應，以為明道的工具（儒家典籍），不礙其可有多端，故謂「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眾書辨之之為明」。同時，《太玄》也可視為理解《易》的階梯，這實充分說明了部分學者視《太玄》為《易》的子系統，可以為理解《易》提供詮釋的階梯作用。

不過，更多學者則認定《太玄》是《易》的糟粕。清朱彝尊（1629-1709年）《經義考》引北宋朱彧（?-?）曰：

揚子雲作《太玄》以擬《易》，先儒已有屋下架屋之誚，予嘗讀之，拘拘於句法之蹈襲，字訓之模倣，信乎其不可也！《易》以八為數，推之而為六十四，《玄》以九數，轉之而為八十一。……其他率多此類，亦何取於《玄》哉！¹⁶

書》*Siku quanshu* 第1358冊，頁574。

¹⁵ [宋] 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太玄集注》*Taixuan jizhu*，頁2。

¹⁶ [明] Ming 朱彝尊 Zhu Yizun：《經義考》*Jingyi kao* 卷268，頁11上及下，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680冊，頁434。

與朱氏為同調者頗夥，如元胡炳文（1250-1333年）《周易本義通釋》云：「秦漢等為術數之書，《太玄》擬《易》而反晦《易》，可慨也！」¹⁷又如元朱夏（生卒年不詳）《答程伯大論文》云：「《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率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¹⁸元陳應潤（生卒年不詳）《周易爻變易緼》〈自序〉則謂：「《太玄》擬《易》也，而《易》為之破碎；潛虛擬《玄》也，而《玄》為之散滅」；¹⁹至於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揚雄）為《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為《太玄》曰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嚙，亦增其醜而已矣」²⁰等說法，則無不以為《太玄》為《易》有瑕疵的做製品矣！於是，自《漢書》已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²¹至於南宋孫奕（生卒年不詳）亦斥謂：「作經以擬聖者，其後儒之僭者乎？自非僭者，則揚雄不作太玄經以擬易」。²²

三、「擬易」說的困難

堅持以儒家正統為學術最高準繩的風尚，在現今尊重多元價值的學界眼中早已過時。然而，不少現代學者對揚雄《太玄》為《易》的劣質模倣的觀點，卻依舊持續着，例如《中國思想通史》卷2〈揚雄的二元論思想〉稱：

「玄」之與「易」，也是異名同實的東西。此點早經司馬光道破。……揚雄更進一步，仿《易緯》及《孟京易》的卦氣說……總之，揚雄並非富於獨創性的思想家，例如他的《太玄》一

¹⁷ 見〔清〕Qing 朱彝尊 Zhu Yizun：《經義考》*Jingyi kao* 卷43，頁14上，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677冊，頁474。

¹⁸ 〔清〕Qing 黃宗羲 Huang Zongxi：《明文海》*Ming wenhai* 卷151，頁4上，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1454冊，頁585。

¹⁹ 〔元〕Yuan 陳應潤 Chen Yingrun：《周易爻變易緼》*Zhouyi yao bian yi yun* 〈自序〉“Zixu”，頁1下，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27冊，頁4。

²⁰ 〔明〕Ming 程敏政 Cheng Minzheng：《新安文獻志》*Xinan wenxianzhi* 卷9，頁23上，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1375冊，頁161。

²¹ 〔漢〕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62年）卷87下，〈揚雄傳〉“Yang Xiong zhuan”第57下，頁3583。

²² 〔宋〕Song 孫奕 Sun Yi：〈擬聖作經〉“Ni sheng zuo jing”，《示兒編》*Shi er bian* 卷7，頁4上，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864冊，頁458。

書，不但在內容上是拾前人牙慧，毫無新見，即其全書的結構，也全然摹擬《易經》而成。²³

事實上，傳統視《太玄》為《易》的子系統，以至做模品的觀點，對現時的《太玄》研究的方向，仍有巨大的影響，特以學者身在局中，反不易察覺而已。

現代學者對《太玄》的研究，絕大部分都是基於「擬易」的假設而來的。當然，他們已不一定有「崇聖宗經」的價值取向，以為《太玄》是參照理型不足的《易》。然而，他們基本上認定：《太玄》是摹擬《易》的作品，並以此引申，以《太玄》之合於《易》與否，作為判斷《太玄》的學問成就的指標。最明顯的如葉子奇《太玄本旨》〈原序〉云：

《易》之儀象卦數，布置錯綜，與天地造化無不合，由其理出於自然，此所以為聖人之學。玄之方州部家，分綴附會，求律歷節候而強其合，由其智出於臆見，此所以為賢人之術。……《易》之爻位吉凶，推之於才德時象之變，錯之以中正剛柔之位，故可吉可凶，其法變動而不拘。今《玄》例以陽家一、三、五、七、九為晝，措辭吉，二、四、六、八為夜，措辭凶；陰家二、四、六、八為晝，措辭吉，一、三、五、七、九為夜，措辭凶；自始至終，一定不移，其法膠固而無變。……馴而至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於歲數雖不求其盡合，而自無不合。今《玄》首晝既不同，別立九贊，以兩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一歲三百六十四日半，外立跨中、贏二贊以當氣盈朔虛，雖於歲數盡合，蓋亦模倣於歷以附會焉。……故朱子曰：《太玄》亦是拙底工夫。豈不以此乎？²⁴

葉氏以《易》「理出於自然」，以對照《太玄》「智出於臆見」。但觀其理據則不脫以《易》為設定的標準，而《太玄》只要與《易》有別，則難逃「次品」之譏。試觀葉氏以為《易》爻之吉凶，乃因時而變，不若《太玄》以贊首同氣與否以定吉凶，斥之為「膠固無變」，其理可通。惟至於謂《太玄》

²³ 侯外廬 Hou Wailu 等：《中國思想通史》*Zhongguo sixiang tongshi*（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Renmin chubanshe]，1957年），第2卷，頁211-216

²⁴ [明]Ming 葉子奇 Ye Ziqi：〈原序〉“Yuan xu”，《太玄本旨》*Taixuan benzhi*，頁2下至4下，《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803冊，頁109-110。

以 729 贊合 364 日，需以躋、贏二贊充數，始合於曆法，此論尚有事實支持；惟以《易》共 384 爻，明顯較《太玄》不合於曆法，葉氏竟謂：「雖不求其盡合，而自無不合」。這種明顯脫離事實的評論，除了評斷標準純粹以《易》為中心外，尚有何種「合理」解釋呢？葉氏的論斷，尚可謂囿於當時的價值觀，而今人王青《揚雄評傳》亦全取葉氏的說法，並申論謂：

如果說《周易》表述、象徵的工具具有言、象、數的話，那麼
《太玄》只能以言和數來表述與象徵，所以與《周易》相比，
《太玄》之弊誠如葉子奇指出的曰「拘」、曰「膠固而無變」。²⁵

王氏認為《太玄》之不如《易》者，乃在《易》可以透過言、象、數三種不同向度來作表徵，而《太玄》僅有言和數兩種，但《太玄·玄數》明載：「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²⁶如果《太玄》之占，僅有首贊同氣與否一種方案，則曰「拘」、曰「膠固而無變」，尚屬合理評論，而今《太玄》之占候方式超過一種，則王氏的評論，實難言符合事實也！至於近賢論及《太玄》，每多採取與《易》作對比的取向，²⁷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中更專開〈揚雄與《太玄》〉一節，指「他（揚雄）希望《太玄》能象《周易》一樣發生廣泛的影響，成為一部『經』書。但實際上，《太玄》根本無法與《周易》相比」，²⁸這和上述葉氏的論斷，幾無不隱

²⁵ 王青 Wang Qing：《揚雄評傳》*Yang Xiong pingzhuan*（南京[Nanjing]：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2000 年），頁 138。

²⁶ [宋] 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太原集注》*Taiyuan jizhu* 卷第八，〈玄數〉“Xuan shu”，頁 194。

²⁷ 近賢於此題目探討甚多，論文探究幾至討論《太玄》不離於言《易》之境，僅擇其專論此題之論文，略開列如右：周立升 Zhou Lisheng：〈《太玄》對「易」「老」的會通與重構〉“*Taixuan dui yi lao de huitong yu chonggou*”，《孔子研究》*Kongzi yanjiu* 第 2 期（2001 年），頁 83-100；解麗霞 Xie Lixia：〈綜參古《易》：《太玄》的易學淵源〉“*Zong can gu yi: Tai xuan de yi xue yuanyuan*”，《周易研究》*Zhou yi yan jiu* 第 4 期（2007 年），頁 37-43；問永寧 Wen Yongning：〈《太玄》與漢代易學〉“*Taixuan yu Handai yixue*”，《唐都學刊》*Tang du xuekan* 第 22 卷第 5 期（2006 年），頁 13-15；劉保貞 Liu Baozhen：〈論《太玄》對《周易》的模仿與改造〉“*Lun Tai xuan dui zhou yi de mofang yu gaizao*”，《周易研究》*Zhouyi yanjiu* 第 1 期（2001 年），頁 49-55；問永寧 Wen Yongning：〈試論《太玄》與古易的關係〉“*Shi lun Taixuan yu gu yi de guanxi*”，《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Shenzhen da xue xue bao (Ren wen she hui ke xue ban)* 第 23 卷第 4 期（2006 年），頁 25-28；鄭萬耕 Zheng Wangeng：〈試論《太玄》對《易傳》辯證思維的發展〉“*Shi lun Taixuan dui yizhuan bianzheng siwei de fazhan*”，《哲學與文化》*Zhexue yu wenhua* 第 31 卷第 10 期（2004 年），頁 95-108。

²⁸ 參廖名春 Liao Mingchun、康學偉 Kang Xuewei、梁韋弦 Liang Weixian：《周易研究史》

含以與《易》雷同與否，作為衡量《太玄》以至揚雄的學術水平唯一指標的預設。這類缺乏客觀證據支持的「學術判斷」，似難逃「立理以限事」²⁹之譏！

《太玄》被認定與《易》最為相似處，厥在八十一首名與六十四卦名的對應關係。這種說法有不同的來源。鄭萬耕指元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引宋王薦〈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³⁰至於司馬光則引佚名著者的《太玄圖》，而許翰為之「更定」。³¹粗視之，則《太玄》的首名，不少與《易》的卦名為同義。³²然而，《太玄》共八十一首，而《易》僅六十四卦，則必會出現 17 對《太玄》以兩首對應《易》一卦的現象。但當《太玄》兩首的詞義相反之時，則又何能「對應」《易》之卦義呢？例如：〈小過〉一卦，配以〈羨〉、〈差〉兩首。〈羨〉首為曲，陽氣贊幽；〈差〉首成物，陽氣蠢動，故物各別有差，以含義不相侔的兩首同配一卦，自然難有合理的闡釋。又如〈需〉卦，對應〈奕〉、〈僊〉二首，〈奕〉有「見難而縮」之義，而〈僊〉則「可以進而進，物咸得願」，又何能等量而齊觀呢？即習以為卦與首能一一對應者為例，如問永寧指：

《復》，其初一日「還於天心」，正套用《復卦·彖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³³

然而，問氏並沒有留心，《易·復卦》是正面說明能見天地之心，但〈周〉首為《太玄》的第二首，屬陰，而初一贊則屬陽，首與贊不同氣，故為凶，

Zhouyi yanjiu shi (長沙[Changsha]: 湖南出版社[Hunan chubanshe], 1991年), 頁126。

²⁹ 王夫之 Wang Fuzhi: 〈士文伯論日食昭公七年〉“Shi wen bo lun rishi zhaogong qi nian”云：「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見王夫之 Wang Fuzhi: 《船山遺書》*Chuanshan yishu* (北京[Beijing]: 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 1999年),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Xu Chunqiu Zuoshizhuan bo yi*, 頁1567-1568。

³⁰ [元]Yuan 胡一桂 Hu Yigui: 《周易啟蒙翼傳·太玄經云》*Zhou yi qi meng yi zhuan: Taixuan jing yun* 外篇, 頁42上及下, 《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22冊, 頁365。

³¹ [宋] 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 《太玄集注》*Taixuan jizhu*, 頁226末謂：「右許翰傳《太玄曆》，出溫公手錄《經》後，不著誰作。本《疑》準《賁》，《沈》準《觀》，翰更定為《觀》，為《歸妹》云。」

³² 參王青 Wang Qing: 《揚雄評傳》*Yang Xiong ping zhuan*, 頁130-131載：「《太玄》的首名完全是模仿《周易》*Zhouyi* 的，這我們對比一下就可知道。……其中，周與復，謙與少，上與升，……蹇與難，頤與養，等等，都是明顯的同義詞。」

³³ 問永寧 Wen Yongning: 〈讀玄釋中——試論《太玄》所本的宇宙說〉“Du xuan shi zhong: Shilun *Tai xuan suo ben de yuzhou shuo*”, 《周易研究》*Zhouyi yanjiu* 第3期 (2001年), 頁68。

其辭云：「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僭，否」，³⁴問氏之證明，實適得其反，謂《太玄》各首，必為模擬《易》卦而生，恐難免有穿鑿的嫌疑。

更有進者，則把《易》視為最高標準的同時，固可以認為《太玄》是《易》的一個子系統。既而《太玄》是在擬《易》，其他的子系統也是在「擬易」和「贊易」，則各子系統間，也可有著較密切的承傳關係，尤其西漢《易》學諸家，如孟氏和京氏等《易》說，會「自然地」視作對《太玄》有一定的「影響」存在。在此種學術假設下，則只要找出孟氏及京氏《易》說和《太玄》間的相類處，即可「說明」其間的承傳關係。這項假設的理論偏蔽在於，認定《太玄》歸屬於《易》的一種的子系統，同時假定《易》學各種子系統之間，如有雷同處概可以視作系統共有的核心理念，而忽略各子系統間分異處。縱然確知各子系統間有相異處，亦一概視作對最高準繩——《易》的一項歧出而已。前述假設屬於一項典型的邏輯謬誤——虛假原因的謬誤（fallacy of false cause）。³⁵簡單來說，這項謬誤的形式可以開列為：若甲條件出現則乙結果隨後出現，便視作兩者當有因果關係，卻忽視了如果甲條件不出現，而其後結果乙仍然出現，則其因果關係壓根兒不能成立。例如：傳統迷信遇上「天狗食日」（日蝕）時，只要敲打鑼鼓（甲條件），其後則日蝕完結（乙結果），這簡直是萬試萬靈的，但我們仍然不能同意其間有因果關係，乃因為縱使人們不敲打鑼鼓（甲條件不出現），但其後則日蝕仍會完結（乙結果仍然出現）。這充分說明了，僅自條件與結果有雷同點，即謂其有因果關係，顯然是片面而且證據不足的。

不幸地，現時指揚雄《太玄》受到漢代諸家《易》學影響者，多不脫前述「虛假原因」式的假設。現時學界認為一個文本「承傳」自另一個文本，或確切地受到其「影響」時，通常僅止於符合兩項條件：其一、兩項文本的寫定時序有先後；其二、兩項文本間有「雷同」之處。這種證明方式，又何以異於前述「天狗食日」的因果聯繫呢？歷來認為對《太玄》有明確「影響」的西漢《易》學共有四種：孟喜、焦延壽、京房和《易緯》。

³⁴ 劉韶軍 Liu Shaojun：《太玄校注·周》*Taixuan jiao zhu: Zhou*（武漢[Wuhan]：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1996），頁6。

³⁵ Copi, Irving M. & Cohen Carl (2002). *Introduction to logic*.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pp158. “Presuming the reality of a causal connection that does not really exist is a com-mon mistake; in Latin the mistake is called the fallacy of *non causa pro causa*; we call it simply the fallacy of false cause.”

較早指揚雄受焦氏「卦氣說」影響的是朱熹，他認為「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³⁶惟考《漢書·儒林傳》載：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³⁷

從班固的角度看來，京房師承焦延壽，焦延壽則師承孟喜，依漢人師法的觀念而言，京氏《易》當同於孟氏《易》，但孟氏弟子翟牧、白生均不承認焦氏《易》等同孟氏。劉向考訂漢《易》諸說，也發現京氏《易》與田何傳下諸家《易》說有異，認為可能是焦延壽受諸隱士，非為孟氏《易》也。因此，依朱子之見，則《太玄》所謂的「焦延壽推卦氣」，並非孟氏《易》的「卦氣說」。近人江紹原則直指焦氏《易林》與《太玄》的別異在於：「揚子雲所擬的，並不是術數書周本易，而是明道書儒經易。《易林》爻辭在形式上還不如《太玄》之似周易，然《易林》似未擬《易經》之微言大義，入之術數類可也」。³⁸朱子當然明白《太玄》與《易》的區別，故而說：

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³⁹

從「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一語，具見朱熹純以聖人為準繩，來評論《太玄》的取態，與學術研究要求的客觀論斷，仍有距離，很難視作公正評論。

³⁶ [宋] Song 黎靖德 Li Jingde:《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第 67,〈易三〉“Yi san”, 頁 1501-1502。「又言：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卻是學它。」

³⁷ [漢] 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卷 88,〈儒林傳〉“Ru lin zhuan”第 58, 頁 3601。

³⁸ 轉引自問永寧 Wen Yongning:《〈太玄〉與漢代易學》“*Taixuan yu Handai yi xue*”,《唐都學刊》*Tang du xuekan*, 第 22 卷第 5 期 (2006 年 9 月), 頁 15。

³⁹ [宋] Song 黎靖德 Li Jingde:《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第 137,〈戰國漢唐諸子〉“Zhanguo Han Tang zhuzi”, 頁 2943。

回頭看孟喜的「卦氣說」與《太玄》的關係，王青、⁴⁰朱伯崑、⁴¹鄭萬耕等學者，均以為《太玄》的曆法系統，受到漢代孟喜的卦氣說「影響」。⁴²孟氏「卦氣說」首重四正卦以配四方，以孟氏的「四正卦」配《太玄》的1、21、41、61 四首，在數字結構上，問題還不太大，但從卦「意」與首「意」的層面看，有沒有問題呢？試觀〈坎〉卦（北）以對〈中〉首；〈離〉卦（南）以對〈應〉首；〈震〉卦（東）以對〈釋〉首；〈兌〉卦（西）以對〈飾〉首。如從「卦」意觀之，則離有「明」意，似當對「晬」首；坎有「勞」意，似當對「勤」首始合。又如十二消息卦，〈復〉卦為11月中，以配七十二候中的中卦（次候），但此次候嚴格來，說並不在11月「中」，因為每月分為「六候」的原故，因此〈復〉卦當在11月21日，即11月的下旬而非中旬；依六日七分法，則〈復〉卦當在11月27日（26.8日）以後，而〈中孚〉則當在11月20日（20.1日）或以後；由此可知，孟氏以六十四卦配曆，各子系統間會有推算上的偏離，而以之與《太玄》八十一首對應，自然亦會出現時日偏差的問題。此故宋許翰提出要「更定」把原本〈疑〉首准〈賁〉卦改為〈觀〉卦及〈沈〉首准〈觀〉卦改為〈歸妹〉卦者，⁴³正是要試圖解決時日偏差的問題。

至於京氏《易》言卦氣，「陰從午，陽從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左右凶吉，吉凶之道」。⁴⁴「陽從子，陰從午」之說，與《太玄·玄圖》

⁴⁰ 參王青 Wang Qing：《揚雄評傳》*Yang Xiong ping zhuan*，頁144云：「《太玄》以贊擬曆的工作顯然受到了孟喜、京房以《易》配曆的影響。」

⁴¹ 參朱伯崑 Zhu Bokun：《易學哲學史》*Yixue zhhexueshi*（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86年）上冊，頁148云：「西漢的哲學家揚雄，模仿《周易》*Zhouyi* 的結構，作《太玄》*Tai xuan*，提出一個世界圖式，顯然是受了孟京卦氣說的影響」。

⁴² 由於揚雄不採六十四卦的排列，而取孟喜「卦氣起中孚」之說，因此學者多認為揚雄推崇「卦氣說」。鄭萬耕於《〈太玄〉與自然科學》“*Taixuan yu ziranhexue*”註云：「《稽覽圖》另有一個《易》卦的排列，其次序與今本《易經》完全一致。揚雄不取此排列，而取其卦氣值日的排列次序，足證揚雄是推崇『卦氣說』的。」詳鄭萬耕 Zheng Wangeng：《〈太玄〉與自然科學》“*Taixuan yu ziranhexue*”，《中國哲學》*Zhongguo zhexue* 第12輯（1984年），頁84。

⁴³ 參〔宋〕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太玄集注》*Taixuan jizhu*，頁226。許翰更定的版本與〈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Taixuan ni gua rixing jiehou tu*”亦略有別異，證明「對應」之說，實不確定。

⁴⁴ 〔漢〕Han 京房 Jing Fang：《京氏易傳》*Jing shi Yi zhuan* 卷下，頁2下，《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808冊，頁466。

「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⁴⁵尚有相似之處；至於「子午分行」，與《太玄·玄攏》「天日錯行，陰陽更巡」⁴⁶亦無顯著矛盾，但京氏《易》所採的路線，為「子左行，午右行」，這便與《太玄》日與斗的路線相反。如果京氏《易》以子屬陽而左行，午屬陰而右行，對比《太玄》日象徵陽氣順時針方向的右行左還、斗象徵陰氣逆時針方向的左行右還，顯然是完全相反的運行方向。至於京氏的卦氣以配廿四節氣及地支，則以「巳」配冬至 11 月中氣，以繫於〈兌〉卦之初九，⁴⁷這與《太玄》的結構亦完全不同。

認為揚雄《太玄》與《易緯》相關，早自南宋趙善譽《趙氏易說》引當代學者言「《玄》本地道而作，故首與之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⁴⁸。今人王葆玟則指：

漢代宇宙論存在著一種繁瑣化的趨勢，都想超越前人，但又不能有根本性的改變，只能在繁瑣方面下功夫。……在宇宙發生論中，《淮南子》和《易緯》就明顯存在著這種傾向。……這種傾向，在揚雄這樣一位喜比拚而好勝的學者身上，就更為明顯。⁴⁹

然而，不論趙善譽與王葆玟，皆未嘗提出《太玄》與《易緯》有承傳關係的任何具體證據。誠如問永寧指：

《太玄》中沒有和《易緯》雷同的文字，看不出《太玄》和《易緯》有聯系。《易緯》的思想，雖然傳承很久，但《易緯》的完成時間較晚，一些內容的寫作可能還在《太玄》之後。而且緯書與讖關聯不斷，揚雄對此極表排斥，《太玄》的寫作，和《易緯》沒有直接關係。⁵⁰

⁴⁵ [宋] 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太玄集注》*Taixuan jizhu*，頁 213。

⁴⁶ 同上註，頁 185。

⁴⁷ 劉玉建以表列京氏的〈六子卦氣圖〉“Liu zi qua qi tu”，見劉玉建 Liu Yujian：《兩漢象數易學研究》*Liang Han xiangshu yixue yanjiu*（南寧[Nanning]：廣西教育出版社[Guangxi jiaoyu chubanshe]，1996 年），頁 290-291。

⁴⁸ [宋] Song 趙善譽 Zhao Shanyu：〈易統論〉“Yi tong lun”，《易說》*Yishuo*，頁 1 下，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 14 冊，頁 452。

⁴⁹ 見王青 Wang Qing：〈《太玄》研究〉“*Taixuan yanjiu*”，載《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98。

⁵⁰ 問永寧 Wen Yongning：〈《太玄》與漢代易學〉“*Taixuan yu Handai yixue*”，《唐都學刊》*Tang du xuekan*，第 22 卷第 5 期（2006 年），頁 15。

筆者無意排眾認為《太玄》與西漢《易》學各子系統的學說，全不相干。然而，說揚雄「擬易」，但僅自其同者視之，卻較明顯地忽略其異處（或僅視作《太玄》的缺陷），很容易構成視角的自限。

如果我們客觀一些，把《太玄》與《易》分別視作不同文本，則我們可以說《太玄》固有受到《易》的影響，惟《太玄》究竟並非《易》的解經之傳，謂揚雄羽翼六經者可也，謂其專為闡《易》而草《玄》，則未可必也。縱其與《易》同屬儒家之學，亦中國自然哲學的一員，但從把握宇宙結構的主要線索看來，揚雄並沒採用與《易》完全相同的觀察點。如果我們重新反省「擬易」說的假設，即會發現整個「擬易」的觀點，是源自假定揚雄本人即有「擬易」的意圖。傳統儒者對揚雄「擬易」雖多批評，但仍能區別「擬易」之說是後學的概括描述，並無充分的文獻證據支持揚雄自家同意這種描述。甚至，明梁佐、楊慎《丹鉛餘錄·總錄》引孫明復曰：

桓譚曰：是書（《太玄》）也，可以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⁵¹

不論孫氏指責桓譚、班固「使子雲被僭經之名」，屬實與否，但傳統學者清楚知悉揚雄從未有類似「擬易」的言論。然而，近人胡玉縉（1859-1940年）竟指：「楊子自謂，即《太玄》擬《易》，此書（《法言》）擬《論語》是也」。⁵²說「楊子自謂」，實不知依何據而云然。這種陳述已經完全泯滅了後人評論與本人「自謂」的界線，直接把意見與事實混同起來。

由是觀之，「擬易」說雖然是學界描述《太玄》與《易》或西漢《易》學的通行用法。但它的建構是基於後學概述，多於有充分文獻證據的作者自供。更重要的是，當對照《太玄》與其他《易》學系統之時，「擬易」說諸賢均不自覺地與諸家《易》自相同處考察，而頗忽略《太玄》與諸家《易》學的相異處，容易做成視點局限的問題。

⁵¹ [明] Ming 楊慎 Yang Shen: 《丹鉛雜錄·總錄》 *Danqian zalu: Zonglu* 卷 11, 頁 5 上, 引〈孫明復論太玄〉“Sun Mingfu lun Taixuan”, 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 855 冊, 頁 439。

⁵² 參近人胡玉縉 Hu Yujin (1859-1940 年) 注「手援春木」句, 載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 《法言義疏》*Fayan yish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87 年), 頁 220。

四、「準易」說

在《太玄》「擬易」說以外，尚有一類近的說法，名曰：「準易」。此詞的出現，早見於唐季劉知幾（661-721年）撰《史通》，以自比於揚雄作《太玄》。《新唐書》載：「（劉）嘗自比揚雄……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⁵³劉子玄認定《太玄》是「準易」而作之「經」，此開日後《太玄》研究者在「擬易」外，復有「準易」之說。如唐陸龜蒙（?-881年）《甫里集·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云：「龜蒙讀揚雄所為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⁵⁴南宋王應麟《玉海》載「章晉《太玄圖》一卷，慶曆中撰；又《發隱》一卷，始序雄出處本末，著玄之意，中陳準易造玄之法，末論玄之妙以適變通」；⁵⁵元吳澄（1249-1333年）《吳文正集》：「本經八十一首，分天玄、地玄、人玄，三篇蓋擬易之上、下經，經後十一篇，則擬夫子之十翼，而為《太玄》之傳」。⁵⁶從上述文獻看來，在大部分情況下，「擬易」與「準易」兩種說法，基本上是可以互換的，但其焦點則並不相同。正如前述，「擬易」說強調的是《太玄》對《易》的模倣與傳承關係。是則，《太玄》被視作《易》的子系統，《四庫全書》記載了不少「擬易」類的作品，皆是此意。至於「準易」說，卻可以寬泛至於以《太玄》與《易》居平衡系統，所謂「準」者，可以理解為「雷同」，而非歸屬之意。

事實上，精於《太玄》的諸家詮釋者（注家），皆無「擬易」之說。吳陸績《述玄》僅引張平子說，以為揚雄「心實與五經擬」，惟未明言「擬易」。⁵⁷至於晉范望《太玄解贊序》則以為：「子雲志不申顯，於是覃思，耦《易》著《玄》，其道以陰陽為本，比於庖犧之作，事異道同，福順禍逆，無有主名」。⁵⁸然而，范氏「耦《易》著《玄》」一語，卻不一定表示《太玄》

⁵³ [宋] Song 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新唐書》 *Xin Tangs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75）卷 132，〈劉子玄〉“*Lix zixuan*”第 57，頁 4521。

⁵⁴ [唐] Tang 陸龜蒙 Lu Guimeng：《甫里集》 *Fuli ji* 卷 16，頁 3 上，載《四庫全書》 *Siku quanshu* 第 1083 冊，頁 382。

⁵⁵ [宋] Song 王應麟 Wang Yinglin：《玉海》 *Yuhai* 卷 36，頁 36 上，載《四庫全書》 *Siku quanshu* 第 944 冊，頁 46。

⁵⁶ [元] Yuan 吳澄 Wu Cheng、吳當 Wu Dong：《吳文正集》 *Wu Wenzheng ji* 卷 1，頁 32 上，載《四庫全書》 *Siku quanshu* 第 1197 冊，頁 18。

⁵⁷ [宋] 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太玄集注》 *Taixuan jizhu*，頁 229-230。

⁵⁸ 同上註，頁 232。

是「擬易」之作。蓋《說文》卷4，耦屬耒部「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从耒禺聲」，⁵⁹則「耦」不過表示「並列」之意，亦可引為同類，但卻不一定等於是「倣效」之意。唐王涯《說玄》云：「《玄》之大旨可知矣，其微顯闡幽，觀象察法，探吉凶之朕，見天地之心，同夫《易》也」，⁶⁰則「同」於《易》，也不必即為《易》之模倣也。至於精研《太玄》的司馬溫公，也認為「《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⁶¹

「準易」說雖然強調以《易》為準繩，但卻並非強調對《易》的模倣，因此有「準易」說的學者會意識到要把「準易」的學術作品（例如《太玄》），以與《易》作一對比。在對比的過程中，固然可以有把《太玄》歸屬於《易》的傾向，這便會變成與「擬易」說者為同調。⁶²然而，比照《易》與《太玄》，便較不容易如「擬易」論者一般，僅傾向找出《太玄》與《易》的相類同處，而無視於一項清楚明確的事實，即：《太玄》與《易》確有很多不同之處（前節已作證明）。當然，在傳統假說中，也有學者把這種相異的地方，逕自視作《太玄》一書的瑕疵，並以此「證明」《易》的學術地位，在《太玄》之上者。⁶³不過，也會有學者開始意識到《太玄》與《易》經可能不是歸屬關係，而是平行關係。即從《太玄》文本顯示了，它與《易》從指向與表述形式方面，可能都有著根本的不同。宋吳祕注《法言·問神》「曰勿雜也而已矣」句云：

⁵⁹ [清] Qing 段玉裁 Duan Yucan:《說文解字注》*Shuowen jiezi zhu* (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1年), 頁184上。

⁶⁰ [宋] 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太玄集注》*Taixuan jizh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98年), 頁233。

⁶¹ 同上註, 頁3。

⁶² 「準易」說中也不乏此類學者，例如：[宋] Song 黃履翁 Huang Liweng:《古今源流至論》*Gu jin yuanliu zhi lun*:「子雲之《太玄》，蓋準《易》之象數也。《易》有象，《元》則有首，《易》有爻，《元》則有贊，《易》之爻有象，而《元》之贊則有測。然《易》以道勝，而《元》以數勝。是雄蔽於名而作也，此後世所以有吳、楚僭王之譏焉！嗚呼，畫前《元》有《易》，何俟雄之贊哉？」載[宋] Song 黃履翁 Huang Liweng:《古今源流至論》*Gu jin yuanliu zhi lun*〈別集〉“Bie ji”卷6, 頁3下及4上,《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942冊, 頁581-582。

⁶³ 如南宋王宗傳 Wang Zongchuan:《童溪易傳》*Tong xi yizhuan*:「揚子雲《法言》之作，所以準《語》也。然而，非語《太玄》之作，所以準《易》也。然而，非《易》是无他，求其似而卒不似也，求其似而卒不似，故不免自相牴牾而多謬於聖人，欲其不違得乎？」載[宋] Song 王宗傳 Wang Zongchuan:《童溪易傳》*Tong xi yi zhuan* 卷27, 頁18下,《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17冊, 頁328。

《玄》之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易》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歷數，所以為准《易》也。歷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⁶⁴

清胡煦《周易函書約存》：「是子雲之歷法耳，不當作卦爻看也。若其逐首，《玄》準《易》而擬辭，則其失為不少矣」。⁶⁵胡氏固不脫「衛道」的價值立場，惟如果去除其中對《易》與《太玄》因屬經典與否，而生起的排斥外。這裡指出《易》的長處是「道」，而《玄》長處則在「數」。雖然未必即足準確說明《太玄》與《易》的殊別，但以其宗旨不同，故隱然認為《太玄》不一定屬《易》的同一系統。這繼承司馬光指「《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至於吳祕的說法，則除了認為《太玄》因與曆法有密切的關係而「準易」外，實則《太玄》與《易》的著作動機有別。因此，吳氏才會認為「《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易》為書也」，我們如果不考慮「道」與「曆數」的價值高下，則當不能忽視《太玄》和《易》在寫作動機，以至進路取向上均有所不同。

「準易」說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已有《易》，則《太玄》之作，所為何來？豈非累贅乎？這是揚雄以至《太玄》的詮釋者，均不能迴避的問題。司馬光試圖以《太玄》作為《易》的「階梯」來解答。不過，讀者必會追問研讀《太玄》是否研讀《易》經的必要準備呢？如其不然，則司馬君實本人也要「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⁶⁶的《太玄》，以之作為研究《易》的初階，又豈學者所能負擔的呢？這會不會與《法言》中，揚雄期盼「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⁶⁷的希望相違呢？至於

⁶⁴ [晉] Jin 李軌 Li Gui 等：《揚子法言》*Yangzi fayan* 卷4，頁10上，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696冊，頁301。

⁶⁵ [清] Qing 胡煦 Hu Xu：《周易函書約存》*Zhouyi hanshu yuecun* 卷10，頁3上，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48冊，頁268。

⁶⁶ [宋] 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太玄集注》*Taixuan jizhu*，〈太玄集注序〉“*Taixuan jizhu xu*”，頁3。

⁶⁷ 見[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Fayan yishu*〈寡見卷第七〉“*Guajian juan di qi*”，頁222。「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

宋孫復〈辨揚子〉云：「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⁶⁸孫復並未以具體證據，說明《太玄》的寫作動機為何。何況，《太玄》的寫作動機是「疾莽而作」與否，和「準易而作」的寫作動機，看不出有互相矛盾處，即使能證明為「疾莽而作」，也不能否決「準易而作」之說！事實上，傳統《太玄》的研究者，自司馬光以至孫復，或多或少未脫離以儒家價值為中心的視點，他們基本上傾向盡力調和《太玄》與《易》間的「矛盾」。這顯示在傳統儒學為正宗的學術軌範籠罩下，可能放棄了一些重要的學術睿見。

由於現代學者的價值觀比較多元，因此對前述問題，頗有不同的視角。有學者可能意識到，《太玄》與《易》未必完全是互補的學術系統，也有可能屬於與《易》競爭的另類學術構想。徐復觀即以為：

並不是他（揚雄）的才力不夠，必須依傍模仿；而是要在各類著作中，選定居於第一位的目標，與古人相角逐。⁶⁹

徐先生的說法，固然能自樹立，有別於時賢。不過，「準易」說，似乎較「擬易」在具體證據方面，更為一空依傍，如非有強而有力的證據支持，似甚難得到學界的接納。

五、孔子主導的《易》學的範式轉移

第三節已說明，以《太玄》對比西漢諸家《易》說，均多貌合神離。如果我們希望避免泛言《太玄》與《易》學流派的淵源，則當別闢蹊徑重新審視《易》學自身的範式改變，及這些改變如何影響揚雄對《易》的理解入手，以求見出揚雄期望《太玄》與《易》當有何種關係在。《太玄》確有留心於《易》之意，揚雄《解難》云：「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⁷⁰而《漢書·本傳》亦載：

⁶⁸ [宋] Song 孫復 Sun Fu：〈辨揚子〉“Bian yangzi”，《孫明復小集》*Sun Mingfu xiao ji*，頁 11 上，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 1090 冊，頁 163。

⁶⁹ 徐復觀 Xu Fuguan：《兩漢思想史·揚雄論究》*Liang Han sixiangshi: Yang Xiong lun jiu*（臺北[Taipei]：臺灣學生書局[Taiwan xuesheng shuju]，1976 年）卷 2，頁 466。

⁷⁰ [漢] 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62 年）卷 87 下，〈揚雄傳〉“Yang Xiong zhuan” 第 57 下，頁 3577。

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⁷¹

依這兩個文本看來，《玄》以數、以曆為基礎，頗不同於《易》之以卦、以義（名）的取向。這固可能是《易》學發展史上的一項重要插曲，但從思想史的角度看來，《易》學承傳過程中，亦曾發生重大的思想範式轉移。

《易》經文本有著悠久的歷史，它的記載的部分事件，可以早至商代及其先世，李學勤以《易·旅》「包含了王亥故事的不少細節」；⁷²而〈歸妹〉一卦，則記載了商紂父親帝乙的故事。⁷³是以，《禮記·緇衣》引述孔子：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婦人吉，夫子凶」。⁷⁴

是則，《易》為「古之遺言」，亦屬彰明較著了。至於《漢書·藝文志》則以為：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⁷⁵

可見在漢儒心目中，已確定《易》學的發展，是「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因而謂《易》道深遠。

涉及《易》學發展的「三聖」：宓戲、文王和孔子，分別代表著《易》學發展的不同階段。故朱熹認為：「今人讀《易》，當分為三等：伏羲自是

⁷¹ 同上註，頁 3575。

⁷² 參李學勤 Li Xueqin：《周易溯源》*Zhouyi suyuan*（成都[Chengdu]：巴蜀書社[Ba Shu shushe]，2006年），頁 7。

⁷³ 同上註，頁 13-15。

⁷⁴ 王文錦 Wang Wenjin：《禮記譯解》*Liji yijie*（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1年）第 33 卷，頁 837。

⁷⁵ 〔漢〕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卷 30，〈藝文志〉“*yi wen zhi*”第 10，頁 1704。

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⁷⁶而孔子更是《易》學範式轉移中的最重要人物，朱子具體說明「三聖」《易》學的別異：

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象》《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象》《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欲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⁷⁷

大抵伏羲之《易》，僅是「作卜筮用」，達致原始宗教中求問吉凶的用途；到文王、周公雖有更多倫理道德的考慮，但根本方向仍是「就人占處說」。然而，孔子卻把這項以卜筮為主的傳統，加以扭轉，就日常行為與道德價值間的關聯處說《易》，是故朱子認定孔子「盡是說道理」，即表明道德的原則，已取代一般吉凶禍福考量的宗教取向，順著價值取向而趨，故不僅欲以卜筮知凶吉（現象預期），更重視「曉得所以凶，所以吉」的道德理據（價值判斷）。

在《論語·子路》中也有記載，孔子引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⁷⁸結合前述《禮記》的引文則「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因為「不恆其德」者，卜之無用，故曰「不占而已矣」。這固然不表示，孔子反對「卜筮」，但孔子在「不恆其德」的情況下，選擇「不占」，則卜筮在原始宗教的用途——以預測吉凶來決定行事，已被符合價值與否，來決定行事的道德原則所取代。甚至如果不符合道德原則，連「卜筮」本身也變得不必要了。但反過來說，「若恆其德」呢？則「卜筮」亦非不可為之事，孔子以此調和道德原則與原始宗教的衝突。

⁷⁶ [宋] Song 黎靖德 Li Jingde:《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第 66〈易二·綱領上之下〉“yi er: Gangling shang zhi xia”，頁 1460。

⁷⁷ 同上註。

⁷⁸ [宋] 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3 年), 頁 147。

對於「夫子老而好《易》」，雖為學界常識，但除了《論語·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一語外，缺乏第一手文本的證據。而長沙馬王堆《帛書》的出土，其中《易》的〈要篇〉記述了「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而子贛（貢）問「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孔子以「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尚書》多於（闕）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⁷⁹作答。孔子再重申《易》為「古之遺言」，同時在古代經典中，《尚書》多闕，而《易》則未失，故對《易》的研究特予重視。如前所述，孔子《易》學範式轉移中，主要是把《易》從純粹的卜筮之書，逐步強化其價值內涵，在原始宗教的基礎上，展開具道德價值的宗教意涵。⁸⁰從《帛書·易》〈要〉篇中，孔子透過自己對《易》的取態與傳統「祝卜」的殊別，表達出以人文精神為主的宗教觀：

子贛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復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口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⁸¹

「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一語，正道出孔子與以前的史、巫，純以占卜技術為主的路向不同。孔子也不是不占（吾百占而七十當），因其參與占卜（我復其祝卜矣），此即與史巫「同塗」之處，但以其目標有別：史（數而不達於德）、巫（贊而不達於數）皆旨在藉理解天道而預知人事凶吉；孔子

⁷⁹ 陳松長 Chen Songchang、廖名春 Liao MingChun：〈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Boshu er san zi wen、Yi zhi yi、Yao shi wen”，載陳鼓應 Chen Guying 編：《道家文化研究》*Daojia wenhua yanjiu*（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1993年）第3輯，頁434。

⁸⁰ 參徐復觀 Xu Fuguan：〈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與天道〉“Kongzi zai zhongguo wenhuashi shang de diwei ji qi xing yu tiandao”，載《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Zhongguo renxinglun shi: Xian Qin pian*（臺北[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90年），頁80-100。

⁸¹ 陳松長 Chen Songchang、廖名春 Liao MingChun：〈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Boshu er san zi wen、Yi zhi yi、Yao shi wen”，載陳鼓應 Chen Guying 編：《道家文化研究》*Daojia wenhua yanjiu* 第三輯，頁435。

反之重在「觀其德義」，凡觀「德義」者，「君子德行焉求福」，即事之吉凶，並非君子價值抉擇的主要考量，以此則相對於傳統宗教（史與巫）而言，相去何可里度計，故謂之「殊歸」也。

孔子強調他與傳統筮、史行事（卜筮）上同途，但在價值取態上的「殊歸」，即足以反映《易》學發展上的一次重大範式改變。不少學者皆以為，對這種《易》學史上的突破，必俟南宋朱熹才能加以點明。⁸²然而，試觀揚雄《法言·五百》云：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
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⁸³

揚雄透過「以天占人」和「以人占天」，正好把同樣使用「祝卜」之術的一般史、巫和揚氏心中的聖人——孔子，加以區別開來。聖人也「占天地」，因此與史無異，但史是以占天為手段，達到預期人事吉凶的目標。而聖人則反過來，透過對人事的道德評價，而達到理解天道的趨向。⁸⁴是故，《法言·君子》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注云：「伎藝偏能」，⁸⁵未足盡其義蘊。⁸⁶若合「以人占天」一節觀之，則可明顯見出能「通天地」者，一如前文指聖人「占天地」一般，乃是一項「技能」，但仍未提昇至道德價值層次，而能「通人」，始可以稱儒，蓋以其涉及道德價值故。夾證以〈問神篇〉謂：「言天、地、人：經，德也」，⁸⁷何以

⁸² 李學勤 Li Xueqin：《周易溯源》*Zhouyi suyuan*，頁 93 載：「朱子指出了孔子之《易》專講義理，與孔子以前之《易》不同，很是正確。朱子是不可能看到帛書《要篇》這類材料的，但他的不少觀點竟能與《要篇》所記孔子所說相合，這證明宋學的某些論點比漢人更近於先秦儒家。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宋人能擺脫漢以來儒學的一些束縛，直接去理解先秦的著作。」

⁸³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Fayan yishu*，頁 264。

⁸⁴ 此節傳統注云：「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完全不能把握孔子論《易》*Yi* 由卜筮向德義的趨向。載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Fayan yishu*，頁 264-265。

⁸⁵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Fayan yishu*，頁 514。

⁸⁶ 《法言·重黎卷第十》*Fayan: Chong li juan di shi* 載：「(淳于)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注云：「有才伎也。」其義與此相近。見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Fayan yishu*，頁 369。

⁸⁷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Fayan yishu* 頁 177。

言「天、地、人」可為「經」，則以其有「德」也。引而申之言天道者，必以人事為本。故論星即謂：「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揚雄對聖人與史的區分，完全把握了孔子在〈要〉篇中，重視「德義」的新《易》學範式。至於《太玄·玄告》中強調「三才」，故謂：「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⁸⁸又云：「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故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實告大訓」，⁸⁹既而「原本者難由」（天地），則能把握者，厥在於忠與孝等具體的人事。

揚雄對「聖人占天」的態度，正反映漢儒中早已有學者對這種《易》為卜筮書，或為義理典籍的範式衝突，有著極為深切反省（儘管其採取進向與朱子並不相同）。吾人必須把握揚雄對由孔子開發，對《易》學重大範式轉移的理解，才能明白在西漢哲學的殿軍主帥——揚雄心目中《太玄》與《易》的確切關係。前引孔子認為「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疑問，一方面因為孔子意識到他對《易》學內涵的重大改變，必然會面對傳統《易》學（卜筮）的疑慮。另一方面，則孔子對《易》學的體會，是基於傳統而突破性的創新，一如他自己以魯國史書為本，而有《春秋》之作一般，故《論語·述而》載夫子自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⁹⁰者，不僅是針對《春秋》而言。然而，正由於其學術意趣的提昇，亦必然引起學界的注意。故《孟子》引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⁹¹這與前述「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一問，正是一脈相通。在《法言》中，揚雄自道草《玄》之意謂：「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⁹²在這裡揚雄進一步發揮孔子「述而不作」之說，以為文字表述蓋出之於其本人的創作，但《太玄》所秉持的最高理想——仁義，仍與《易》和《春秋》無以異也！是則，揚雄認為制作《太玄》的意向，實可與孔子對《易》學、史學（《春秋》），重整及提昇學術範式相比擬。對於漢代保守的儒家學者而言，這種「擬經」（改變範式）的行動，正觸動著學界的神經，而揚雄的學術分位，

⁸⁸ [宋] Song 司馬光 Sima Guang：《太原集注》*Taiyuan jizhu*，頁 215。

⁸⁹ 同上註，頁 217。

⁹⁰ [宋] 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頁 93。

⁹¹ 同上註，頁 272。

⁹²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Fayan yishu*，頁 164。

並非「聖人」之疇，於是認為揚雄有「誅絕之罪」。這種境況，可能類近於孔子作《春秋》、開《易》道時，已有所顧慮的心境。

六、西漢《易》學的「殊塗」與「同歸」問題

事實上，縱然孔子對《易》的學術取向，作了嶄新的定位，構作了新的學術範式。但《易》的流傳，本有久遠的宗教傳統，偏向技術之占，故儒家傳孔子的《易》學，固然代有人才，但在正統儒家以外，儘有堅持傳統範式的流派在。《史記》述古典占筮之道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⁹³即在《史記》中記載，諸呂政變以後，大臣欲迎立代王恆，猶豫未定之時曾「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⁹⁴其中占詞，固非《易》之筮詞矣！縱同屬以《易》為占，其主導原則亦未必相同。劉向《孫卿書錄》載：

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⁹⁵

荀子的《易》學承自孔子，自無疑義，而晚年居楚地，當傳《易》的「德義」新範式。然而，同在楚地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易》，雖保有《易》的經文，但〈十翼〉不全，而其卦序與今本〈序卦〉的排列完全不同，此猶是孔子《易》學路數，以義理為主的。但在安徽阜陽雙古堆出土的《易占》，則明顯是繼承卜筮傳統的。雙古堆為西漢汝陰侯夏侯灶所葬，其卒年為漢文帝 15 年（西元前 165 年），⁹⁶與馬王堆 3 號墓的葬期，僅差三年。李學勤認為：

在孔子及其弟子以後，易學已成體系，而且與數術分別開來。像雙古堆簡《周易》這類的占術，儘管仍用《周易》經文，和易學

⁹³ [漢] Han 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Shi Ji*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59年) 卷 130,〈太史公自序〉“Taishigong zixu”第 70, 頁 3318。

⁹⁴ [漢] Han 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Shi Ji*, 紀卷 10,〈孝文本紀〉“Xiaowen benji”第 10, 頁 414。

⁹⁵ 參[清]Qing 嚴可均 Yan Kejun:《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Quan shanggu san dai Qin Han sanguo liuchao wen: Quan Han wen* 卷三十七, 劉向 Liu Xiang:《孫卿書錄》*Sunqing shu l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99年), 頁 332-333。

⁹⁶ 宋迎春 Song Yingchun:〈阜陽漢簡發現、整理與研究綜述〉“Fuyang Hanjian faxian、zhengli yu yanjiu Zong shu”,《阜陽師範學院學報》*Fuy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社會科學版), 總第 109 期 (2006年), 頁 59。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是一種簡易的占書。為了區別起見，似乎稱之為《易占》更符合其性質。⁹⁷

這足以證明，到了西漢初葉，《易》學的卜筮傳統，仍可與孔重義理的《易》學，分庭抗禮。儒家內部《易》學派系不同，一般學者以為《易》的承傳，既不受秦火影響，因之於漢代學派內部的分裂，應較它經為少。事實上，帛書《易》、今本《易》與雙古堆《易占》，充分說明了漢代《易》學存在分歧。

至於，漢世習見的五經而十四博士問題，至石渠會議而表面化，《漢書·宣帝紀》載：「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⁹⁸於此節史實錢穆指：

使大臣平奏其異同，而漢帝稱制臨決，此即整齊歸於一是，永不欲再有異說之意也。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者，凡此諸異說，雖與當時朝廷博士說經不同，而亦自可存，故許其與博士說並存，亦立為博士。……如施博士說易以外有梁邱說，……施易只稱易，不必別目施易。然則漢博士經說分家，起於石渠議奏之後，其事至顯矣。⁹⁹

則《易》學於漢雖傳自田何，而自身分裂的情況，自漢代中葉已愈益明顯了。何況，錢穆指出諸家漢《易》多為齊學，「施孟梁丘皆出於田何，何齊人也，故諸家亦好言陰陽災變，推之人事。惟費氏易較不言陰陽，較為純謹」。¹⁰⁰以是觀之，則「恢奇駁雜」的齊學，較諸孔子強調價值判斷的《易》學轉型，更有回歸現象預期的原始卜筮傳統的趨向。故班固《漢書》以為焦延壽、京房《易》：「其（延壽）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京）房用之尤精」，¹⁰¹信為不誣。至於《易緯》，則如朱伯崑言：

⁹⁷ 李學勤 Li Xueqin：《周易溯源》*Zhouyi suyuan*，頁 301。

⁹⁸ [漢] 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卷 8，〈宣帝紀〉“Xuandi ji”第 8，頁 272。

⁹⁹ 參錢穆 Qian Mu：〈兩漢博士家法考〉“Liang Han boshi jiafa kao”，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Liang Han jing xue jin gu wen ping yi*（臺北[Taipei]：東大圖書有限公司[Dongda tushu youxiangongsi]，1983 年），頁 196。

¹⁰⁰ 同上註，頁 199。

¹⁰¹ [漢] 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卷 75，〈睦兩夏侯京翼李傳〉“Sui liang Xiahou jing

孟京皆以章句解《易》，並以卦象占風雨寒溫。……同京房易學相比，《易緯》有兩點較為突出：一是將《周易》神秘化，或者說神學化；一是以象數解《易》，並將其理論化。¹⁰²

是以，漢《易》流派中，固不乏堅持孔子以義理言《易》的學者，但不可排除平衡地，也有歸向原始宗教傳統的趨勢在。與此同時，《易》的魯學派別的影響力，仍不可忽視，例如前舉《帛書·易》，王葆玟在《西漢經學源流》中指出：

比較通行本《易傳》與帛書〈易之義〉、〈要〉篇，可以知道戰國晚期至漢初儒家《易》學的大概情形，當時儒家魯學一派專注於《易》中闡發德義，開《周易》義理之學的先河；齊學一派則重視占筮以及同占筮聯繫密切的象數，成為西漢官方經學的陰陽五行及天人感應學說的一部分。¹⁰³

本來在漢儒心目中，純《易》占的技術，與言義理之《易》，實有頗嚴格的區別，蓋「觀德義」者始足言「經」。《漢書·張禹傳》便有以下的記載：

（張）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¹⁰⁴

張禹（?-5年）與揚雄同時，兒時觀卜自學以後，對於卜筮操作已十分熟悉，甚至已對「別著布卦意」亦能把握。但對於卜者而言，這僅是屬於操作層面的，為了要提高張禹的學術層次，他向張禹的父親推薦，可令張禹「學經」。是知，在漢儒心目中，學《易》可以區別為操作層面的「別著布卦意」，但如果缺乏理論層面的「經術」與之配合，則亦未必能取得其時知識界的認同。同時，西漢末年也是經學家派的問題衝突，到了白熱化階段，劉歆《讓太常博士書》，爭立左傳於官學，範式衝突的張力愈形明顯。西漢

yi li zhuan”第45，頁3160。

¹⁰² 朱伯崑 Zhu Bokun:《易學哲學史》Yixue zhexueshi 上冊，頁154-155。

¹⁰³ 王葆玟 Wang Baoxuan:《西漢經學源流》XiHan jingxue yuanliu (臺北[Taipei]:東大圖書公司[Dong da tushu gong si], 1994年), 296頁。

¹⁰⁴ [漢]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卷81,〈匡張孔馬傳〉“Kuang Zhang Kong Ma zhuan”第51, 頁3347。

《易》學從孟喜到《易緯》，正向占候（象數）的方向而趨，日遠於孔子義理方向的典範。《法言·問神》有：「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¹⁰⁵之語，即指此而言歟？

然而，西漢《易》學的理想，卻與現實恰為相反。漢儒順《易》傳的路數，強調「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具體表現在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¹⁰⁶而班固《漢書·藝文志》則稱：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¹⁰⁷

班固《六藝略》的重心是要表明漢代學術的境況，乃是「殊塗」，故先強調：「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¹⁰⁸因為儒學內部分裂，在不同的學術取向下，期望「異家者各推所長」，堅持他們皆「六經之支與流裔」。¹⁰⁹是故整個〈藝文志〉強調的是如何在當代「殊塗」的學術環境下，從新回歸到「同歸」的理想。¹¹⁰

強調「同源」的理由，是儒家的理想（六經為代表）可以廣被（一如《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天下」的理想）；不過，面對現實上的各家「殊塗」，班氏僅能以期望的方式說：「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

¹⁰⁵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 *Fayan yishu*，頁 164。

¹⁰⁶ [漢] Han 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 *Shi Ji* 卷 130，〈太史公自序〉“Taishigong zixu” 第 70，頁 3288-3289。

¹⁰⁷ [漢] Han 班固 Ban Gu：《漢書》 *Hanshu* 卷 30，〈藝文志〉“yiwenzhi” 第 10，頁 1746。

¹⁰⁸ 同上註，頁 1701。

¹⁰⁹ 同上註，頁 1746。

¹¹⁰ 這與胡適等人爭議，「六經出於王官」，為事實與否，乃是完全地不同的取態。胡適的關心點是：事實上，各家出於王官的證據足夠嗎？班固關心的是從歷史的趨勢而言，可否扭轉當世學派「殊塗」的現實，而復歸於本是同根的「同歸」理想形態的熱切期望。

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¹¹¹這是「良好的願望」，並沒有任何可以實現的「保證」，使「殊塗」的現況能必向「同歸」而趨也！把古典不同形態學術作整合，乃漢代學人努力的方向之一。在江蘇尹灣出土《博局占》，在6號漢墓的木牘中，有《神龜占卜法》。該牘正面繪有一用於占卜的靈龜，上題一段如何占筮的「用神龜之法」的文字，下有一呈龜甲形排列的干支表。邢文指出「神龜占卜法」，是試圖把古典占候的兩種主要方式：龜卜及筮占聯合起來的嘗試。¹¹²本來「筮短龜長」之說，業經表示龜與筮為兩種不同的占卜方式，如果筮即是龜，又何論其短長呢？漢代的卜者試圖把與筮法相結合的干支，以「靈龜」的形象表出之，即是把筮法納入於龜卜的嘗試。由是觀之，除了在學術範式上分歧外，把古典占卜的方案，作不同的整合與嘗試，也是兩漢學界的另一普遍現象。

七、《太玄》與《易》之關係

揚雄作為西漢「默而好深湛之思」¹¹³的學者，他「用心於內，不求於外」¹¹⁴的志節，具見於青年時「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徭，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¹¹⁵至於七十高齡，仍然向掌管渾天儀的老工問以天文之學。¹¹⁶這種「朝聞道，夕死可矣」¹¹⁷的精神，驅使他在學術上不斷作反省。因之，他對漢代《易》學的範式衝突，當有強烈的感受。除了儒家內部，有著「義理」《易》與卜筮《易》的爭議外。結合道家思想的《易》學，也開始挑戰儒家思想的學術地位，如揚雄之師嚴遵的道德文章，早為一代所推重，故《法言》云：「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

¹¹¹ [漢] 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卷30,〈藝文志〉“yiwenzhi”第10,頁1746。

¹¹² 邢文 Xing Wen:《帛書周易研究》*Boshu Zhouyi yanjiu*(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Ren min chubanshe],1997年),頁247。

¹¹³ [漢] 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62年)卷87下,〈揚雄傳〉“Yang Xiong zhuan”第57下,頁3514。

¹¹⁴ 同上註,頁3583。

¹¹⁵ 張震澤 Zhang Zhenze:《揚雄集校注》*Yang Xiong jijiaozhu*,〈答劉歆書〉“Da Liu Xin shu”(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3年),頁264。

¹¹⁶ 桓譚 Huan Tan《新論》*Xin lun* 載:「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黃閔以渾天之說,閔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然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見[漢] Han 桓譚 Huan Tan:《桓子新論》*Huanzi xin lun*(上海[Shanghai]: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36年),頁20。

¹¹⁷ [宋] 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頁71。

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珍乎！」¹¹⁸《法言》甚至提及，有人質疑五經不如老子般「簡約」，〈寡見〉篇載：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其）鞏悅，惡在《老》不《老》也？』」¹¹⁹

由此可見，老子之學對儒家學問，已構成一定的威脅。以弘揚聖道自居的揚雄，對這項學術上的挑戰，固不能無動於衷。揚雄自謂「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法言序》云：「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撰《問神》，¹²⁰則揚雄試圖以其「儒主道輔」的方式，結合儒、道兩家的理想，可謂彰明較著矣。¹²¹

不過，既然五經皆面臨內部分裂，外派逼迫的窘局，則何以揚雄要選擇《易》經作為回應挑戰的工具，而有《太玄》之作呢？這項問題可以從學術理想與技術考量兩方面作出思考。從學術理想而言，前述《法言》中「聖人以人占天」的說法，如果與《帛書·易》〈要〉篇對孔子對《易》卜的理解，可說是古典中對同一問題，作了最為絲絲入扣詮釋的作品。對漢儒來說孔子是聖人，在五經中除《春秋》以外，只有《易》傳是孔子的「作品」。漢儒早期尊《春秋》，例如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指：「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¹²²然而，自董仲舒以後，《春秋》學已缺乏「為儒者宗」的代表人物，而《春秋》與《易》同樣面臨儒學內部分裂。更有進者，則《春秋》受重視，乃因「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

¹¹⁸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 :《法言義疏》*Fayan yishu* , 頁 200 。

¹¹⁹ 同上註，頁 222 。

¹²⁰ 同上註，頁 569 。

¹²¹ 不過，揚雄的取態是「儒主道輔」為本，故《法言·問道卷第四》*Fayan: Wen dao juan di si* 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搃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正說明這種立場。引文見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 :《法言義疏》*Fayan yishu* , 頁 114 。

至於在撰《太玄》*Taixuan* 時表現對儒、道的選擇問題，參拙作〈《太玄》儒道歸趨辨〉“*Taixuan ru dao gui qu bian*”，《師大學報》*Shida xuebao* , 待刊稿。

¹²² [漢] Han 司馬遷 Sima Qian :《史記》*Shi Ji* 卷 130 ,〈太史公自序〉“*Taishigong zixu*”第 70 , 頁 3297-3298 。

明也。』¹²³不幸地，作為史傳的《史記》和《漢書》都僅能提出「殊塗同歸」的口號，未有任何可資證明的「行事」作出印證，以回應儒家以外學派的挑戰。對揚雄而言，《春秋》與《易》皆同為仲尼的作品，而孔子因而同樣作出了後世「知我、罪我」與「疑丘」者的顧慮。既而在西漢之末世，難以《春秋》之筆以行事印證儒家理想為切實可行，則只可以選擇《易》為對象了。

這種構想不但揚雄作如是觀，受揚雄影響甚深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也提出了「《易》為之原」的說法，試觀：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
《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
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¹²⁴

班固把《樂》、《詩》、《禮》、《書》和《春秋》，視如「五行之更用事」，但《易》卻是不變者，故「易為之原」。其中學理固可如班固言「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但揚雄卻提出了一項技術性的考量，以說明《易》與其他五經的不同處。六藝為古代典籍之大成，但經久流存，文本闕失是習見之事，但《易》較其他五經優勝處，卻在比較容易察知系統圓滿否。故《法言·問神》謂：

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憊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末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¹²⁵

揚雄時代《書》經已亡佚過半，由於其屬古代政令文告，其內容不可以透過系統其他部分推敲而重構，故一旦有闕即孔子亦無可如何也。而《易》經是建基於「數」的系統結構，故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則此一以「數」為準的系統，是較容易確定為圓足與否。從學術技能的角度看來，要重構

¹²³ 同上註，頁 3297。

¹²⁴ [漢] 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卷 30，〈藝文志〉“*yiwenzhi*”第 10，頁 1723。

¹²⁵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Fayan yishu*，頁 147，150。

以「數」為中心的《易》，當較他經為可能，而且較少失真的機會。如果把孔子在《要》篇中「尚書多於（闕）矣，周易未失也」的說法一併考慮，更可見出揚雄選擇「贊易」的優勢何在。

不過，揚雄固非當代成名學者，¹²⁶他必須要證明學術因時推移變化，是儒家學理所許可者。揚雄在《法言》中較詳細地表達了他的學術觀點，論證了六經當可損益，〈問道〉篇曰：「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¹²⁷〈問神〉

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¹²⁸

揚雄從五經皆「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以說明五經可「益」的合法性。然而，揚雄草《玄》，強調的是「殊塗同歸」，但《要》篇中孔子強調的卻是「同塗殊歸」，這不是恰與揚雄的理想相反嗎？前面已經陳述，孔子欲與之分塗的是史、巫等卜筮傳統，而揚雄草《玄》針對的是愈有象數化趨向的西漢《易》家；在理想方面，孔子強調的是「德義」，揚雄是欲結合「道德仁義禮智」，則子雲的理想實與仲尼無殊。

是故，揚雄原則上可以在《易》學龐雜的子系統外，別立一有類似功能的《太玄》，以「數」的系統為基礎，建構一個平行於《易》的系統。如是，則《玄》與《易》固屬殊塗，但如果皆可符合「仁義」的儒家理想，並且以此包容他家（例如老子的道德），則未嘗不可證明「同歸」仍是現實上可能的，作為調和「殊塗」，以臻乎「同歸」的新範式。揚雄要求《太玄》在功能上、義理上盡量可與《易》經相埒，唯其如此，才可以說是「同歸」；不過，從基礎假設到運作方式，則仍然應該與《易》系統有別，如此才可以稱為「殊塗」。套用現代世界的例子，當蘋果電腦公司，推出廣受歡迎的iphone 以後，其他的行動電話供應商，例如谷歌（google）便會推出功能相似，但內核設計不同的行動電話（如 android）與之相抗衡。如果我們對

¹²⁶ [漢] Han 班固 Ban Gu :《漢書》*Hanshu* (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62年) 卷 87 下,〈揚雄傳〉“Yang Xiong zhuan”第 57 下,頁 3583。謂：「(揚雄)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

¹²⁷ [清] 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 :《法言義疏》*Fayan yishu*, 頁 127。

¹²⁸ 同上註,頁 144。

比多家不同品牌的流動電話時，我們會發現他們功能相約，但核心程式並不相同的事實。因為，如果核心程式也相同，便涉及抄襲了；反過來說，如果功能相差太遠，則消費者壓根兒不會把該品牌的行動電話與 iPhone，視作有可比性的產品之列。

然則，揚雄又如何從學理上，確保「同歸」是可能的呢？在揚雄看來，同歸於儒家「仁義」的理想的保證，即在於《太玄》包含著「天人合一」的理念。這種觀點實源自漢季「為儒者宗」的董仲舒。試看《太玄》中言「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¹²⁹「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¹³⁰「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¹³¹「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¹³²「陽動吐，陰靜翕，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陰陽之道也」¹³³等，陽高於陰的理論，皆可歸本於董生「階位秩序」的理論中，¹³⁴組成天人關係的最高架構之天地與陰陽，仍然有高下之別，而且由高統下，不得違逆的說法。由陰陽關係，推擴而成的天人關係，依《太玄·玄瑩》云：

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故不（擢）所有，不強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也，其可損益歟？¹³⁵

是則，人是有所遵循而能體察自然之存在，其本質亦主張恰如其分地取之於自然，故人能突出於萬物之上，而與自然之天地為三。這種思想實無異於董仲舒所言之「天人合一」，以天與人之相類似處，於是由人反可以知天。《春秋繁露·人副天數》云：

¹²⁹ 劉詔軍 Liu Shaojun：《太玄校注·測》*Taixuan jiaozhu: Ce*，頁 190。

¹³⁰ 劉詔軍 Liu Shaojun：《太玄校注·攡》*Taixuan jiaozhu: Chi*，頁 195。

¹³¹ 劉詔軍 Liu Shaojun：《太玄校注·數》*Taixuan jiaozhu: Shu*，頁 229。

¹³² 劉詔軍 Liu Shaojun：《太玄校注·文》*Taixuan jiaozhu: Wen*，頁 260。

¹³³ 劉詔軍 Liu Shaojun：《太玄校注·告》*Taixuan jiaozhu: Gao*，頁 289。

¹³⁴ 詳拙著：〈陰陽五行的階位秩序：董仲舒的天人哲學觀〉“Yinyang wuxing de jiewei zhixu: Dong Zhongshu de tian ren zhexue guan”，《臺大文史哲學報》*Taiwan daxue wenshizhe xuebao* 第 70 期（2009 年 5 月），頁 1-27。

¹³⁵ 劉詔軍 Liu Shaojun：《太玄校注·瑩》*Taixuan jiaozhu: Ying*，頁 220。

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¹³⁶

此種天人關係的描述，頗類西方上帝以自己形象做人的設想，並以此縮合宇宙的內涵，《太玄·玄圖》曰：「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明之。君臣父子夫妻之道」。¹³⁷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假設下，這種殊塗而同歸的理想，是有一定「保証」的。因為，若使天人為一，則自人以「占天」，便完全有此可能，而人為的學派分裂，亦必因有共同的「天」作為後盾，而有達致相同最高價值理想的可能性存在。

況且，《太玄》以三數的制作，未必沒有古典學脈的淵源。清朱彝尊《經義考》云：

揚子雲有《玄》焉，人謂其好奇字而怪也，多載酒以問之，豈知多識先秦古書焉。今觀商貞所刻有作𠄎（☰）、作𠄎（☷），一象天、一象地、☶象人，其文已見於商，豈子雲所杜撰者，字既本於古，而數尤合於《易》。¹³⁸

朱氏說法的未盡精確，但其根據實來自宋《博古圖錄》所載的「卦象卣」，¹³⁹此器被定為商器。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載：

按重修《博古圖錄》云：「蓋器二銘皆作卦象。觀古人畫卦奇以象乎陽，偶以象乎陰，一奇一偶而陰陽之道全，一虛一實而消息之理備。然易始八卦而文王重之為六十四卦。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易》。是卦也，上下爻皆陽有乾之象；中二爻皆陰，有坤之象。虛其中，亦取象于器，所謂黃流在中者，義或在焉。雖不見于書，而漢揚雄作《太玄》八十一首，擬《易》，

¹³⁶ [清] Qing 蘇輿 Xu yu：《春秋繁露義證·人副天數第五十六》*Chunqiu fanlu yizheng: Ren fu tianshu di wu shi li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92年），頁356-357。

¹³⁷ 劉詔軍 Liu Shaojun：《太玄校注·圖》*Taixuan jiaozhu: Tu*，頁277。

¹³⁸ [明] Ming 朱彝尊 Zhu Yizun：《經義考》*Jingyi kao* 卷268，頁33上及下，《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680冊，頁445。

¹³⁹ [宋] Song 王黼 Wang Fu：《重修宣和博古圖》*Chongxiu Xuanhe bogutu* 卷9，頁18-19，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840冊，頁556。

曰方、州、部、家，今〈爭〉首一方三州（三部）一家，與此卣卦象正同。雄于漢最號博聞，殆亦自而作耶？」¹⁴⁰

依薛氏記蓋當為〈度〉首（二方三州三部一家），而器當為〈爭〉首（一方三州三部一家）。而李學勤《周易溯源》以為：「卣銘實際上是誤轉了九十度，應將橫線改正為縱線，這大約是因為宋人好談卦象的緣故」。¹⁴¹然而，李氏的說法頗不究竟，蓋現今學者皆未見「卦象卣」原器，難以從孫稚籬《金文著錄簡目》之器的「罍」¹⁴²或「戈」¹⁴³相類的銘文，來推定「卦象卣」的銘文。而況「罍」的銘文刻於器內，¹⁴⁴現存圖錄皆僅見器物外象，而不見器內圖片，¹⁴⁵以此證據來否定古說，難免輕率之嫌。從這件商代「卦象卣」看來，很難否定商代卜筮中，完全沒有類似《太玄》的畫象安排。正如薛尚功指：「（揚）雄于漢最號博聞」，則《太玄》未必即為揚雄個人的創作，可能有著更古的來源，亦未可知。

¹⁴⁰ [宋] Song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Lidai zhong ding yi qi guanshi fa die* 卷 3，頁 3 上及下，《四庫全書》*Siku quanshu* 第 225 冊，頁 526。

¹⁴¹ 李學勤 Li Xueqin：《周易溯源》*Zhou yi su yuan*，頁 275。此外，李氏認為：「《殷周金文集成》第 17 冊 10765、10766 兩件商晚期的戈，足以作為解讀上述銘文的鑰匙。10765 戈曾著錄於《岩窟吉金圖錄》下 32，傳系 1939 年河南安陽出土，另一戈估計來源相同。戈銘作五條縱線，最外兩條是連通的直線，中間三條由三短線構成。在右側直線外面，與中間三線的兩處斷口相對，有一半環形曲筆。《殷周金文集成》正確地釋此銘為「冊」字。」

¹⁴² 孫稚籬 Sun Zhizou：《金文著錄簡目》*Jinwen zhulu jianm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1 年），頁 293。

¹⁴³ 李學勤 Li Xueqin：《周易溯源》*Zhouyi suyuan*，頁 275。所引晚商之戈，「戈銘作五條縱線，最外兩條是連通的直線，中間三條由三短線構成」，但「卦象卣」分明只有四線而非五線，乃以為相同的「冊」字，亦難免證據不足之譏。

¹⁴⁴ 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Zhongguo kexueyuan kaogu yanjiusuo* 編：《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Mei diguozhuyi jielue de woguo Yin Zhou tongqi ji lu*（北京[Beijing]：科學出版社[Kexue chubanshe]，1962 年），頁 144，A785 指出：「蓋內器內銘一字」。

¹⁴⁵ 參 C.T.Loo & Co., "An exhib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Ritual Bronzes"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Detroit, Michigan), 1940. 圖 2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Zhongguo ke xue yuan kao gu yan jiu suo* 編：《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Mei diguozhuyi jielue de woguo Yin Zhou tongqi ji lu*，頁 213，拓本 283a 及 283b；頁 1111 圖 A785；[日]梅原末治 Umehara, Sueji《歐米蒐儲支那古銅精華》*Shina-kodo Seikwa, or, Selected relics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from collections in Europe and America*（大阪[Osaka]：山中商會[Yamanaka]，1933-1935 年），圖 47。

八、結語

循前述方向設想，則《太玄》的制作，與《易》「殊塗同歸」的關係，或可以解決以下數個學界未解的謎團：

其一、在歷史記載中，我們從未見揚雄使用《太玄》作占卜，¹⁴⁶這包括對揚雄一生有極重大影響的「投閣」¹⁴⁷事件。對於生死大事，如果揚雄真的相信《太玄》的占候功能，即不可能未對事件作出預測（縱不能避免），竟致因慌張而投閣，更受到同時學者譏諷。

其二、在《解嘲》中，揚雄闡釋《太玄》何以不能為他帶來更高的官祿，¹⁴⁸他的解釋方向並非《太玄》具有趨吉避凶的「功能」，¹⁴⁹反而是它的「清靜」的修養「工夫」，¹⁵⁰使他選擇「默守」太玄。反過來看孟氏、京氏諸《易》家，何嘗強調默守的工夫，他們強調的是占候陰陽的「能力」所在，¹⁵¹與揚雄的行事恰為相反。

¹⁴⁶ 范望 Fan Wang：《太玄經》*Taixuan jing*「決從終」句云：「王莽將有事，以《周易》筮之，遇『羝羊觸藩』；以《太玄》筮之，逢干首。干者，陰家，其位一五七也，而以七決之，其辭云：『何載解解。』此『從終』之義也。」載〔晉〕Jin 范望 Fan Wang：《太玄經》*Taixuan jing* 卷 1，頁 3 上，載《四庫全書》*Siku quanshu*（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第 803 冊，頁 83。但此條未明言為揚雄所筮，故僅能存疑。

¹⁴⁷ 〔漢〕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62 年）卷 87 下，〈揚雄傳〉“Yang Xiong zhuan” 第 57 下，頁 3584。載：「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¹⁴⁸ 參揚雄 Yang Xiong：〈解嘲〉“Jiechao”：「《太玄》*Taixuan* 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纒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見鄭文 Zheng Wen：《揚雄文集箋注》*Yang Xiong wenji jianzhu*（成都[Chengdu]：巴蜀書社[Bashu shushe]，2000 年），頁 191。

¹⁴⁹ 揚雄 Yang Xiong 僅說：「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又云：「故為可為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凶。……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其間從未強調《太玄》*Taixuan* 的占候功能。引文見鄭文 Zheng Wen：《揚雄文集箋注》*Yang Xiong wenji jianzhu*，頁 194，210-211。

¹⁵⁰ 〈解嘲〉“Jie chao”強調的是「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的修養工夫。引文見鄭文 Zheng Wen：《揚雄文集箋注》*Yang Xiong wenji jianzhu*，頁 208。

¹⁵¹ 〔漢〕Han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 卷 75，〈睦兩夏侯京翼李傳〉“Sui liang xiahou jing

其三、以任何一套現存的周易學說，與揚雄《太玄》作比較，都會發現「貌是實非」的形態。基本上，三進制的《太玄》，¹⁵²又怎可以直接比附二進制的《易》經結構呢？不過，《太玄》在不少方向上，確然呈現與不同派易學有相類似處，則亦應有恰當的解釋。

揚雄之作《太玄》，乃是深受《易》學內部範式衝突的困擾，透過別闢蹊徑的方式，試圖以新的《太玄》系統，與現存殊塗的《易》學系統，以功能相似，運作方式相異，而皆能指向相同目標——仁義，來說明「殊塗而同歸」是現實上可能的，並非「徒託空言」之可比。揚雄能鑿空創作其《太玄》，除了因為他本人的濃厚學術興趣，做就同輩中學問淵博第一以外，更因為他的學術訓練不同於其時的博士弟子等經生，¹⁵³較能脫離同代《易》氛圍作思考。因此，漢《易》學家對揚雄的「影響」，通常並非一般學者理解為「承傳」關係，反是提供「刺激」迫使揚雄制作《太玄》，提供與他們的以《易》作占候的「功能」相對比的學術系統。

如是觀之，論者譏揚雄「非聖人而作經」，實其來有自。然而，子雲非「無以自解」，因為他並非以聖人自居，乃不過是在諸「殊塗」以外，再提出一項新的品種，以檢證「同歸」的信念，是否可以達致而已。如同《法言·問神》中揚雄認定：「經可損益」；至於〈學行〉篇云：「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¹⁵⁴既而「書」與「經」同，則揚雄《太玄》不過是「書」而非「經」。但以其「功能」相近，故《太玄》與《易》的運作，大部分是近似而非相同耳！

【責任編校：蔡嘉華】

yi li zhuan”第45，頁3160。載：「（焦）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房）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

¹⁵² 近代學者李全華為了配合其二進制0、1與2的結構，堅持認為「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的原文，為「訛誤或妄改」，並加以「校正」為：「家一必置，二置一，三置二」，此實與揚雄原義不合，而其推算首數亦有一首的誤差，見李全華 Li Quanhua：〈揚雄的三進制理論〉“Yang Xiong de sanjinzhi lilun”，《湖南大學學報》Hunan daxue xuebao 第12卷第2期（1985年），頁71-74。又有王倫信對此另多計較，其算式較李氏更為簡潔，但所犯錯誤亦與李氏同，而其算式用3的0次方乘1，亦當得到0，而非1，見王倫信 Wang Lunxin：〈《太玄》首符是一組嚴整的三進制數〉“Taixuan shou fu shi yizu yan zheng de san jin zhi shu”，《中國哲學史》Zhongguo zhexueshi 第1期（1993年），頁3-4。

¹⁵³ 張震澤 Zhang Zhenze：〈揚雄集校注〉Yang Xiong jijiaozhu，〈答劉歡書〉“Da Liu Xin shu”，頁263-264載：「（揚）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

¹⁵⁴ 〔清〕Qing 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Fayan yishu，頁31。

主要參考書目

古籍

- 司馬光 Sima Guang：《太玄集注》*Taixuan ji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8 年。
- 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Sh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9 年。
-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 汪榮寶 Wang Rongbao：《法言義疏》*Fayan yi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年。
- 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晉書》*Jin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4 年。
- 段玉裁 Duan Yucai：《說文解字注》*Shuowen jiezi 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1 年。
- 范曄 Fan Ye：《後漢書》*Hou Han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5 年。
- 班固 Ban Gu：《漢書》*Han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2 年。
- 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新唐書》*Xin Ta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 年。
- 黎靖德 Li Jingde：《朱子語類》*Zhuzi yulei*，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shushe，1997 年。
- 嚴可均 Yan Kejun：《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Quan shang gu san dai Qin Han sanguo liuchao w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9 年。

專著

- 王文錦 Wang Wenjin：《禮記譯解》*Liji yiji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1 年。

- 王青 Wang Qing :《揚雄評傳》*Yang Xiong ping zhuan* , 南京 Nanjing : 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 2000 年。
- 王葆玟 Wang Baoxuan :《西漢經學源流》*XiHan jingxue yuanliu* , 臺北 Taipei : 東大圖書公司 Dong da tushu gongsi , 1994 年。
- 李學勤 Li Xueqin :《周易溯源》*Zhouyi suyuan* , 成都 Chengdu : 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 , 2006 年。
- 邢文 Xing Wen :《帛書周易研究》*Boshu Zhouyi yanjiu* , 北京 Beijing :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 1997 年。
- 侯外廬 Hou Wailu 等 :《中國思想通史》*Zhongguo sixiang tongshi* , 北京 Beijing :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 1957 年。
- 徐復觀 Xu Fuguan :《兩漢思想史》*LiangHan sixiang shi* , 臺北 Taipei : 臺灣學生書局 Xuesheng shuju , 1976 年。
- 張震澤 Zhang Zhenze :《揚雄集校注》*Yang Xiong ji jiaozhu*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1993 年。
- 陳鼓應編 Chen Guying :《道家文化研究》*Daojia wenhua yanjiu*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1993 年。
- 廖名春 Liao Mingchun、康學偉 Kang Xuewei、梁韋弦 Liang Weixian :《周易研究史》*Zhouyi yanzhishi* , 長沙 Changsha : 湖南出版社 Hunan chubanshe , 1991 年。
- 劉玉建 Liu Yujian :《兩漢象數易學研究》*LiangHan xiangshu yixue yanjiu* , 南寧 Nanning : 廣西教育出版社 Guangxi jiaoyu chubanshe , 1996 年。
- 劉韶軍 Liu Shaojun :《太玄校注》*Taixuan jiaozhu* , 武漢 Wuhan :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1996 年。
- 錢穆 Qian Mu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LiangHan jingxue jin gu wen ping yi* 。 臺北 Taipei :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Dongda tushu youxiangongsi , 1983 年。

審查意見書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藉由《周易·繫辭傳》：「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特意錯置其詞，以探討西漢揚雄《太玄》與《周易》「殊塗」而「同歸」的關係，作者首先從「贊《易》」、「擬《易》」與「準《易》」學界三說，展開論述，從經學與子學進路旨趣的異同切入，分析對比兩者「殊塗」而「同歸」的關係，全文研究參考文獻與觀點判準皆有一定水準，且能發揮統整歸納的學術鑒識，闡論簡當中肯，值得推薦。

第二位審查人

- 一、資料豐沛，論證有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得出「惟《太玄》究竟並非《易》的解經之傳，謂揚雄羽翼六經者可也，謂其專為闡《易》而草《玄》，則未可必也（頁11第1行）」、「以其『功能』相近，故《太玄》與《易》的運作，大部分是近似而非相同耳（頁29倒數第2行）」的結論，是可以認同的。
- 二、對《太玄》與《周易》二書的內涵及詮釋發展，極為深刻且熟稔：《太玄》與《周易》二書，與其他經典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此二書不僅有文字符號，且有首象及卦象符號。文字符號已瞭解不易，何況對首象及卦象符號的認知。作者對《易》學の文本及歷史發展是熟稔，致在解析《太玄》與《周易》的關係，剖析是極為深刻，且是有個人獨到的見地的。例如頁15倒數第8行引用南宋·朱熹(1130-1200)主張《易》學發展是經歷——宓戲、文王和孔子三個階段。這說明研究《周易》必須區分經和傳，以及要分別時代，不同的時代，就有不同的詮釋內涵。基於此，作者在分析《太玄》與《周

《易》的關係，能夠舉重若輕，將兩書的同異清楚說明，且加以比較其特色，這是本書的優勢之一。

三、架構井然，條理清晰，解析力強，具有極大的說服力：本文共分八個單元，除導論及結語外，皆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論述，架構井然，條理清晰。

